

人民的需要处,就是奔赴的战场

毛秋云



我的家乡——革命老区威信县,遭受了一场特大暴雨袭击。天穹如裂,水如倾盆。洪流裹挟着山石、泥浆,如发怒的巨龙般冲撞着威信大地。

危难如令,号角催征。那一刻,武警官兵、消防队员的身影,是刺破雨幕的第一道光。他们逆流而上,脚踏路碎泥泞的呻吟。在洪水咆哮处,在泥石流肆虐的山体边缘,处处可见那一身身被

泥浆浸透的军装。他们托起老人、背上孩子,奋力冲出滚滚洪流,用铁铲奋力清除路面的泥浆。那些身着被泥浆浸透的军装、面容疲惫却刚毅的战士,用行动无声地践行着初心使命。

家园虽伤,人心未散。子弟兵以血肉之躯守护的家园,老区人民必将用双手使其重焕新颜,让每片砖瓦的垒砌都凝聚着不屈的意志,让每粒种子的萌发都见证着重生的力量。灾难摧毁了道路、房屋,却摧毁不了扎西这片革命热土上世代相传、血脉相承的坚韧。

洪水退去,清晨的扎西街道上,老百姓手持红旗,夹道而立。当载着英雄的军车缓缓驶过,“人民子弟兵辛苦

了!老区人民感谢你们!”的呼声如潮水般涌向车队。车窗内,年轻的战士们齐声回应:“为人民服务!”。这铿锵有力的5个字,胜过万语千言,如金石相击,霎时击碎了连日的阴霾。子弟兵们的身影渐渐融入远方的青山,他们带走了沾满泥巴的战衣,留下了一座无形的丰碑。碑上镌刻着那句朴素的誓言——为人民服务。这誓言已渗入威信的山山水水,在每一个重建的黎明被唤醒,在每一盏新亮的灯火里回响。在灾难面前,子弟兵用行动指明了方向——人民的需要处,就是奔赴的战场。

(作者系威信县第二小学教师)

您是一缕光

永善县红光九年一贯制学校八年级(21)班 吴丰琴

比起用富有文化韵味的诗句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来形容您的付出,我更愿意将您比作朴实无华的一缕光——虽然微小,却足以温暖人心,拂去心灵的尘埃。

在我的印象中,班主任大多面容严肃。他们的眼神似冬日的湖面,冰冷而遥远,仿佛一座难以靠近的冰山。直到遇见您,我才第一次知道,原来班主任也可以如春日暖阳般明媚,温暖亲切。

初见那天,您穿着白色T恤和黑色工装裤,头戴一顶黑白相间的棒球帽,单手插兜,迈着潇洒的步伐走进教室,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活力。

在之后的相处中,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。

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,我们正在教室里安静地写作业。一缕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,照亮了整个教室。这时您推门而入,一改往日潇洒的装扮:一袭素雅的衣服,披肩的长发,明亮的眼眸含着温柔的笑意。您轻声启唇说道:“这次测试成绩出来了,我一向赏罚分明,现在请成绩有所退步的同学上来抽‘奖’。”话音落下,台下几位同学陷入了沉默。

第一位“幸运儿”扭捏地走上讲台,准备揭开“奖品”的神秘面纱。周围同学屏息凝神,都想知道“奖品”是什么。随着“奖品”被翻转,谜底揭晓:模仿林黛玉朗读下列句子。同学们紧张的情绪瞬间消散,取而代之的是尖叫声和掌声。同学们眼中闪烁着期待,纷纷催促他开始表演。这位“幸运儿”清了清嗓子,绘声绘色地念道:“早知他来,我便不来了……”大家纷纷拍手鼓掌,对他的模仿表示很满意。就这样,大家紧张的情绪在这个趣味游戏中烟消云散。

惩罚环节结束后,终于迎来万众期待的优秀奖和语文单科奖。我暗自庆幸自己能抽两次奖,这样就有更大的概率抽到自己心仪的奖品。我起身走向讲台,暗自祈祷自己能抽到一个心仪的奖品。随着手指翻动,露出“兔子袖套”四个字。我心想,挺好的,也不算太糟糕,急忙双手接过老师准备好的兔子袖套,弯腰道谢。

回到座位后,我发现这个袖套可爱极了,同学们也投来羡慕的目光。接着我又开始期待语文单科奖。再一次上台,我抽到的不是心心念念的花种,而是小花发夹。难掩失落之余,我依然双手接过奖品,并鞠躬道谢。

夕阳西下,落日余晖洒满整个校园。颁奖典礼上,我们激动无比。我转身望向身后的夕阳,思绪飘远,再回头时却没有看到您的身影,心中有些失落。这开心的一刻,我们最想和您分享。您在前一晚就告诉我们您要外出,但临别前,您还和我们分享了美食,带我们在教学楼楼下奔跑嬉戏,惹得其他班的同学羡慕不已。

恍惚间抬头,您仿佛就站在我前面,正笑靥如花地看着我。夕阳渐渐隐去身影,只留下一抹温暖的余晖。在我的成长岁月中,您就是那一缕温暖的光,那一缕不可替代的光。您送的花种已经发芽,我心中那片被您唤醒的天地也绽放出美丽的花朵,静静地散发着清香……

(指导教师 胡兴梅)

少年

第
(284)
期

(题图 杨乐依)



令人感动的一件事

永善县红光九年一贯制学校九年级(24)班 涂璋

6岁那年的寒冬,我生了一场大病。

冬日的阳光总是那么暖和,明媚的光照在脸上,像母亲的手一般温暖。我躺在坝子的椅子上,看着一旁正在洗衣服的妈妈。大病初愈,我还不能帮忙,只能静静地坐着。妈妈洗完衣服,在盆里洗了洗手,然后将衣服晾在院子的晾衣杆上。她甩手的动作刺痛了我——这么冷的天,水一定很冰。阳光下的妈妈显得格外瘦弱,神情憔悴。我不禁鼻子一酸,眼泪从眼眶里掉了出来。其实我非常爱我的母亲,只是从来不知道如何开口向她表达爱意。

自从我生病,母亲每天都在为我操心。天不亮,她就背着竹篓上山采药,回来熬药,等药凉了立刻就端给我喝。

除此之外,她还要洗衣、做饭。看得出来她很累,但我却帮不上忙。每次看到母亲用冷水洗衣服时颤抖的手,我都会说:“妈妈,用热水洗吧。”可她却回答:“冷水、热水都一样。”因为生病,我的双脚总是冰凉。每到夜里,妈妈就用她温暖的身体抱着我,坐在床头给我讲故事,直到我睡熟。

我从来不知道我睡熟之后,母亲又去忙了什么。只是每次半夜醒来时,总发现她不在身边。

每天早晨,我拄着拐杖走出温暖的小屋,从不见母亲的身影,只听到厨房里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,那是她在为我熬药。药熬好后,她把药端到我面前,轻声说:“宝贝,该吃药了。”这些琐事,母亲从来没有厌烦过,每天事无巨细地

为我操劳着。

每天下午,母亲还要去地里割草喂猪。因为养的猪多,她每次都要割满满一背篓。这天,母亲背着猪草回家时,我注意到她身上有很多泥巴。我知道她肯定在路上摔倒了,却装作没看见一样转过身去,可终究没能忍住流下眼泪,我好心疼母亲。她白天如此劳累,晚上还要陪我练习走路。从她佝偻的身影就能看出,她真的很累。虽然她面容憔悴,可望向我的目光却是那么温暖。

这天午睡醒来,我从窗户看见母亲正在扫地。阳光里,她弯着腰的身影显得那样瘦小。这就是陪伴了我6年的母亲,她是我感激的人。

(指导教师 聂玉梅 胡兴梅)

月季花

大关县笔山小学五年级 徐世辰

清晨,露水姑娘正躺在花瓣上睡觉。花朵像晨露里的王子,旁边飘着的雾,像是王子透明的披风。层层花瓣裹着娇小的花蕊。

过了一会,阳光洒在花瓣上。露水姑娘醒了,慢慢地融化在阳光里;王子的披风也散了,花朵便一点点绽放开来。

月季花的枝条上,叶片上长着小刺,它们就像王子的武器。风儿轻轻跑过来时,花尖先动,接着整朵花都动了——是簌簌地晃,不像牡丹那样沉甸甸地颤。它的动是细碎的,带着雀跃的声音。花丛里时不时有蜜蜂发出“嗡嗡”的声响,像在哼不成调的歌。

月季花的香,浓淡随时间变化。清晨的香最淡,不像玫瑰,什么时候都浓得化不开。它的香里总裹着点清,像个清雅的人,带着朴素的清贫气。

正午,阳光最烈,花儿挺得更直了。凑近闻,一股暖香漫过来,像是被太阳晒透的甜。有一次,我用指尖碰了碰它柔嫩的叶片——薄得能透光。我

看着好玩,想折下来,手指刚碰到枝条,它就用“武器”扎了我一下。我疼得赶紧缩回手,一根细刺已扎进肉里——这“武器”可真厉害。

太阳下山时,花瓣有些蔫了,花儿却不肯低头,刺仍直挺挺地护着花。这花把柔与刚缠成了一团,清香里藏着硬气——别看模样柔,骨头里全是劲。就像平常日子里的人,笑着眼里有光,痛着眼里有劲儿。

我的乐园

昭阳区第十小学四年级(9)班 黄德佳

我的乐园不是班级的图书角,也不是爷爷的菜园,而是一间堆满玩具的小屋。

小屋不大,只有几平方米,墙面是蓝色的。小屋里的床紧靠着窗户,床软绵绵的,睡在上面很舒服;门的旁边是我的书架,书架旁堆着我的玩具,有小熊、兔子、青蛙……床的前面摆放着一个衣柜,旁边还有我的书桌。书桌上放着一个闹钟,每天早晨准时叫我起床。

每当我一个人时,我就把玩具拿出来

玩个痛快。睡觉的时候,外面的灯光透过窗户射进来,隐隐约约,忽明忽暗。我从床上爬起来,透过窗户看见小区院坝里碧绿的草,远处的灯火和夜空中闪烁的星星。

我每天和小熊、兔子、青蛙一起玩耍,我乐,它们好像也在跟着乐。坐在书桌旁,我还幻想着有一天能和孙悟空一起去西天取经。

这间平淡无奇的小屋,默默见证了我的成长,装满了我童年的梦想和欢乐。